

李剑平

喻咏槐

开园

这天我站在菜园边,仿佛回到了童年。

小时候,菜园里劳作的是父亲,而眼前这位劳作者既像父亲又并非父亲,他是我的哥哥。这是对于童年记忆唯一不同的情境,使我有些如梦如幻的感觉。

菜园的格局几乎没有变化,它分明就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一畦不算大的菜地,被精心地分成一绺一绺,整齐地排列着。我大体看了看,有辣椒、茄子和西红柿,有小白菜、韭菜和葱蒜。挨着竹篱笆的那一绺,是冬瓜、南瓜架和黄瓜架,篱笆上爬伏着的是苦瓜藤和丝瓜藤。各种瓜花开得正茂盛,有的结出了花蒂和小瓜,连辣椒和茄子也开始开花结实。我知道经过精心打理的菜园,会一年四季色彩丰富,冬季萝卜白菜,夏季茄子辣椒,春秋两季更不用说,收获的瓜菜会将堂屋堆满。

在我的印象中,远处是一片斑斓的花的世界;层层叠叠的梯田里,紫红的草子花被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比下去,阳光下一片耀眼的金黄,无数的蜜蜂全被菜花吸引了去,山坡上的野花零星点缀……眼前这畦菜地,可谓风景这边独好。父亲在这里耕耘一辈子,后来离开;接着是哥哥接手,他已打理了大半辈子。我看见哥哥的头发被白霜覆盖,从后背打量,像极了父亲当年。他和父亲一样,对这片菜地的熟悉程度、耕作方法和技巧,远远胜过我的想象和思念。这里的每一坨泥土

他都捏过搓过,每一把泥土都浸润过他的汗水他的希望。我哥是我父亲的忠实的继任者,可以想象,我父亲又是我祖父的继任者,这样追溯而上,也许几百年几千年都是如此。这大概就是世代相传的真正含义。

哥见到我,很是惊讶,后来莞尔一笑,搓着满是泥土的双手,往衣服上擦也不是不擦也不是,最后就用手一指说,你回来得正好,今天黄瓜开园了!

我看见地边的竹篮里,果然装着一些带刺带花蒂的嫩黄瓜。哥说你从小喜欢吃生黄瓜,我晓得的。你拿到了笼头下洗洗吃呗!

接着哥又说,小弟你回来得太巧了,昨夜我抓了一些鳝鱼,等下摘些紫苏,我们吃黄瓜紫苏焖鳝鱼!

这时我开始打量哥。哥打着赤脚,他的脚和当年父亲的脚没有两样,

曾经无数地被山坡上的竹签,水田里的瓦片或瓷片划伤过,留下累累疤痕,但他和父亲一样毫不在意。我也多次握过父亲和哥哥的手,手掌手背满是伤痕,粗糙得跟泥土一般。握住那样一双手,有一股温暖漫上心头。

我和哥缓慢地往家里走。哥满怀心事地对我说,年轻力壮的人,都像赶集似的背着行囊,到外地打工去了,好多人还在城里安了家。村子里就剩下老人,还有一些妇女和孩童。

他们都不会回来种田种菜了!哥说。那口气好像提问,又好像自言自语。

我回头望着那畦菜地,忽然间想起,将来哥离开以后,谁来接手种菜种瓜呢?这一畦祖辈耕耘不息的菜园,这一片洒下父辈们辛勤汗水的泥土,会不会荒芜?



共享单车惹的“祸”

魏敏在北郊上班,自有了共享单车后,方便多了,骑上它,可接驳地铁口上下班,还省了单车保管维修费。

但是随着共享单车的日益增多,魏敏骑共享单车就不那么顺心了:有一次骑了一辆看上去蛮新的车,却因前轮刹车不灵,摔了下来;又有一次因共享单车太多,占了人行道一大半,小心骑着还是碰倒一位老人,还好,无大碍。

魏敏家小区在的南郊,大门口有人值班。去年12月初,值班室门口贴出公告,说值班室到12月31日结束。此消息如在滚烫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炸开了锅!

魏敏妈妈郝姨买早点回到家,说不得了啦!明年元旦过后,无人值班了,我们这里那么偏僻,万一有小偷进来怎么办?老魏听了,赶紧下楼来,问值班员小王,是怎么回事?小王说不

清楚,具体情况要等下午上中班的班长老刘回来后才知道。

但是从市场买菜回来的大叔大妈聚在值班室不愿离去,非问个究竟不可。

老魏心想,老聚在值班室问不出什么结果,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家吧。于是上八楼回到自己的家,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虽然晨雾笼罩,但依稀可见离小区不远的小路的草丛边停了不少共享单车,东倒西歪,有几部车已残缺不全。再看小区单车棚内,空空如也,平时能放200多辆单车的,如今只存了寥寥几辆。

老魏琢磨,值班室关门十有八九是单车存放少了,保管费收入大幅下降,造成值班员工资大幅减少导致的。

果然,下午值班室班长老刘回来后,告诉大家:我们三位值班员的收入

仅靠收每户管理费和单车保管费维持,其中单车保管费占总收入的一半。现因共享单车逐渐增多,骑自己单车的人大幅减少,大家不再需要把单车停放在小区单车棚里保管……

大家听了,都说,这都是共享单车惹的祸!

值班室关门后,老魏自荐当了小区负责人,和几位热心的大叔大妈商量如何搞好安全问题。大家决定动员每户安排人轮流值班,然后通过居委会,找到有资质的公司,安装门禁监控系统,小区大门和各楼梯口都安装摄像头,居民凭门禁牌出入,还可以用手机遥控大门和各楼梯口的门禁锁。这样一来,比过去更安全了。一个月后,小区进入无人值班时代!

大家无不感慨地说,这是共享单车惹的“祸”,不过却因“祸”得福了。

李剑平

李剑平

苏萍

八月一日 一场暴风雨

八月一日 这一场
急骤的暴风雨 播响
沉睡的大地 多么熟悉
呼啸而过的风雨声
铺天盖地 越过了
岁月的防线 密集地
惊醒 安详的灵魂

多么像那年的枪炮声
在高处炸开了黑夜
天晴的时候 天空
被一束霞光染红
光明 就从痛疼的伤口
一滴一滴地漏下来
那时候 军人的姿势
就在地上 躺着
却张开了口 仿佛
在召唤一个清亮的黎明
从山那边赶来

风雨无阻 雨水
是一个军人流淌的血
或者泪 他的姿势
总能把和平高高地托起
硝烟已洗去 这些雨水
像无数条透明的针线
缝补着战争的创伤
共和国军人 在风雨中
前赴后继 或者
从容地立正 稍息

生活,永远在路上

(外一首)

往返行走的人
哪怕远在天涯
只要艰难跋涉不放弃
总有一天
会到达归宿地

为活着而奔波
即使近在咫尺
始终那样
任凭四季轮回不栖息
也望不见尽头

试问都市

有人说
都市很大
大得一眼望不到边
楼宇鳞次栉比
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可我却认为
都市很小
小得容不下我一人
逛超市住酒店
不出三天
盘缠散尽
只好重拾行装
打包回府

李新光

李新光